

И с п о в е д ь

忏悔录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崔建华／译

Лев Толстой

生命是一场虚空

死亡是唯一的真相

И с п о в е д ь

忏悔录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崔建华／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录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 崔建华译.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6 (2015.12重印)

ISBN 978-7-5339-4184-0

I. ①忏… II. ①托… ②崔… III. ①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 自传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532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朱思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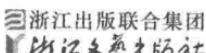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何 姝

插 画 方佳翮

忏悔录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崔建华 译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79 千字

印张 4.5

插页 2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4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84-0

定价 21.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目 录

- 1 • 第一章
不信教的叛逆者
- 9 • 第二章
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 16 • 第三章
究竟为什么而活
- 25 • 第四章
生命是一场虚空
- 33 • 第五章
痛苦的答案
- 43 • 第六章
生命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 54 • 第七章
四种摆脱困境的方式
- 62 • 第八章
我像一只蹲在井底的青蛙

第九章 • 67
如何才能永恒

第十章 • 77
平凡的劳动者

第十一章 • 83
拯救

第十二章 • 89
寻找我自己的上帝

第十三章 • 99
真理，或洗脑

第十四章 • 105
咽不下去

第十五章 • 110
矛与盾

第十六章 • 117
尾声与梦

附录 • 124
托尔斯泰经历了什么

第一章 不信教的叛逆者

我从小就被大人教着去信从上帝，
可上帝真的存在吗？

我自幼受东正教^①的教育和洗礼，此后，它伴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然而，当我十八岁并从大学二年级退学后，便不再相信他们教我的任何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任何时候也不曾真正地相信过什么，只不过信任那时人们教我的一些东西，信任大人们在我面前对主忏悔时说的话——其实这种信任是不可靠的。

① 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并列基督教三大宗派。公元 988 年，当时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作为国教，从此奠定了后世俄罗斯人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使东正教成为俄国的宗教传统。

我还记得在十一岁时，有一个在中学读书的男孩，名字叫沃罗金卡·M（他早已去世了），来我们家过周末，把一个新发现作为重大新闻向我们宣布：其实根本就没有上帝，我们所学的有关上帝的一切，统统都是谎言（这事儿发生在1838年）。记得当时哥哥们对这个爆炸性新闻非常感兴趣，还叫上我和他们一起讨论。我记得当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认为这件事情太有趣了，也完全有可能是真的。

我还记得，我的哥哥德米特里在大学读书时，突然以他性格中特有的狂热，疯狂地信起教来，并且开始虔诚地吃斋、礼拜，过起了纯洁、高尚的生活。但是我们大家，甚至是长辈，都觉得他的做法非常好笑，还莫名其妙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诺亚”。记得当时喀山大学的督学穆辛·普希金邀请我们去他家跳舞时，用连大卫王^①都在方舟上跳舞这典故，幽默诙谐地劝说拒绝参加舞会的哥哥。那时我很赞同大人的这些玩笑，并且从中总结了一些道理：

背诵教义、去教堂礼拜是应该的，但别太认真。

① 大卫王：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庄严且富有正义感，以跳舞礼敬上帝。

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读了一些伏尔泰^①的作品，他犀利的语言非但没有让我感到气愤，反而使我觉得很愉悦。接受过我们这类教育的人，有的已经脱离了宗教，有的正在脱离。我也像他们一样，不再信宗教。

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大家的活法其实都一样，都是按照人生存的基本原则在生活。这种基本原则不仅与教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大部分与之背道而驰。教义不参与生活，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从来不涉及教义，个人生活中也不能参照教义行事。这种远离生活并独立于生活之外被信奉着的教义，即使涉及，也应该被当作一种表面现象，与生活没有丝毫关系。

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根据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都无法判断他是否信教。如果公开承认信仰东正教的人与反对东正教的人有所不同，那么这种说辞似乎不是对前者的夸赞。一直以来，公开承认信仰东正教的人，往往都是愚昧、残酷和不道德的，这些人大都自以为是；相反，不信教的人，大多都是睿智、诚实、正直、善良和高尚的人。

① 伏尔泰（1694-1778）：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尖锐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

国家虽然规定学校要教授学生们教义，并派学生去教堂做礼拜，官员也要开具参加圣餐仪式的证明。但是，我们这类人，既不在政府任职，也不继续学习深造，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在基督徒中生活数十载了，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种情况现在如此，过去更是如此。

因此，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因信赖或是因外界压力而接受的教义，随着人们不一样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正在慢慢地失去其意义。一个人往往会活得很久，他自认为心中会完整地保存着童年时学过的教义，其实到时候这些教义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C 是一个聪明而老实的人，他曾给我讲述过他是如何放弃信教的。二十六岁那年一次外出狩猎，晚上露营时，他遵循童年养成的习惯开始祷告。当时他哥哥也和他一起狩猎，躺在草地上看着他。当 C 做完祷告，准备躺下休息时，他哥哥问他：“你现在还一直这样做？”

后来他们也没有再谈下去。从那天起，C 不再去教堂，也停止了祷告。就这样他三十年没有领圣餐，没有祷告，也没有去教堂。他这么做不是因为知道了哥哥对信仰的看法并

认同他的观点，也不是因为他内心做出了某一决定，而恰恰只是因为哥哥说了那句话。他的信仰之墙，本来就由于自身的重压变得摇摇欲坠，而哥哥的话就如同手指在这堵墙上轻轻地戳了一下。哥哥的话让他明白，他以为心中那个满是宗教的地方，如今早已空空如也。他祷告时说的话、画的十字、行礼膜拜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肢体动作。

一旦意识到这一切毫无意义，C便停止这样做了。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所说的大部分人，是受过我们这种教育的、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那些把信仰的对象当作一种手段，获取某些眼前利益的人（那些人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伪教徒。因为，如果宗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满足生活需求的某种手段，那么这大概已经不是宗教了）。和我们教育背景相同的人们，通常会陷入那样的一种境地：当生活和知识的光芒融化这座虚假的大厦时，有的人已经发现并扫除了它，有的人仍旧没有意识到。

与其他人相同的是，我自幼接受的教义在心里已经消失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开始大量读书和思考，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是有意识地脱离宗教的。从十六岁开始，

我就停止祷告，不主动去教堂，不做斋戒和礼拜。我不再相信小时候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但是我仍有自己的信仰。我究竟相信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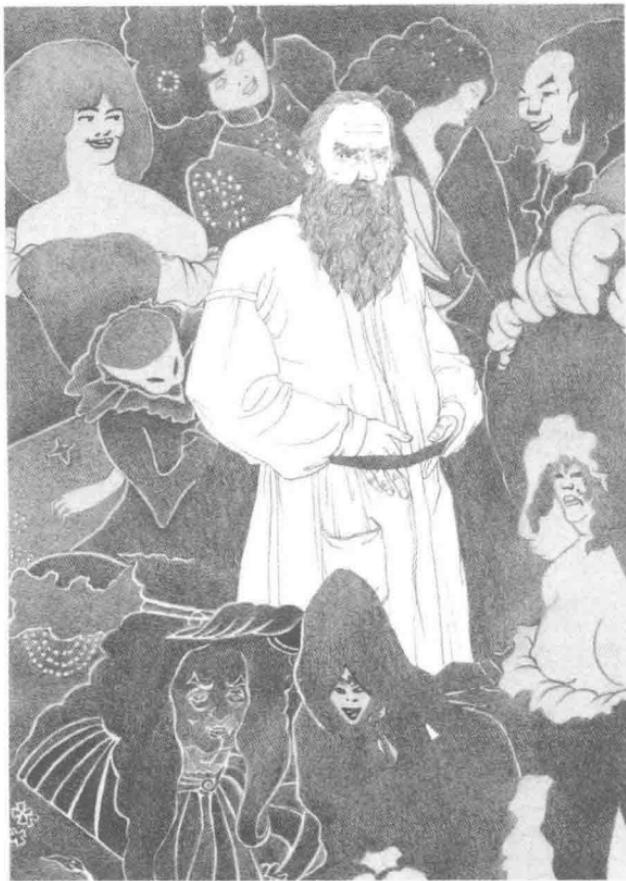
我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说我不反对上帝，但是上帝是什么样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不反对基督教及其教义，但是这教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现在，当我想起那段往事，依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除动物本能之外，能够推动我生活的动力是——也是我当时唯一真实的信仰——“自我完善”。但是“完善”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为何，我说不清楚。

我努力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学习所有我能学的知识，学习生活必需的知识；我努力地完善自己的意志，给自己制定一些准则，并努力去遵守；改善自己的身体，通过各种体育运动使自己更有力量，动作更灵敏；克服各种困难来培养自己的韧性，使自己的内心更强大。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属于完善。当然，最根本的是道德的完善^①，但是没过多久，这一

^① 托尔斯泰深受基督教和中国道教思想影响，热切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人称“托尔斯泰主义”。

切都变成了“一般”的完善。即不是希望在自己或是上帝面前表现得更好，而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能够出人头地。很快这种愿望又被另一种愿望所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有地位、更有钱。



“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疯子，除了我自己。”

第二章 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这些作家以人类导师自居，却在不知道教什么的情况下教育民众。除了谋金钱和声誉，到底还为了什么写作？

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会详述我年轻时代的十年中感人肺腑并发人深省的经历。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

我也曾竭尽全力地想成为一个好人，但那时我太年轻，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当我寻找为善之道时，我孤立无援。每一次，当我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愿望，也就是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时，世人却用蔑视和讥笑对待我。但每当我沉迷于可憎的情欲时，却是一路的掌声和加油声。我的爱慕虚荣、争权夺利、贪财好色、自高自大、暴跳如雷、打击报复……

所有这些行为又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变得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并且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赞同。

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妈是一个非常善良且比任何人都纯洁的人，她老是对我说，希望我能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她说：“最能造就一个男人的，莫过于跟体面的女人做爱。”她还希望我成为一名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她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讨一个富人家的姑娘做老婆，由此获得更多的农奴^①。

回望这些年，伴随记忆而生的都是诚惶诚恐、极端厌恶和痛彻心扉。战争中我残忍杀戮，给对手设套决斗，而后毙之。赌博输钱，剥削农民的劳动，然后将其处死。荒淫无度，谎话连篇，偷鸡摸狗，信口雌黄，私通旁族，纵饮无度，凶残暴戾，戕害人命……没有一种罪行我没干过，人们却以此来夸奖我。我的同龄人过去认为，或者现在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

我就这样过了十年。

① 19世纪中叶，俄国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下，农民被束缚在地主和贵族的土地上，陷于被奴役地位。

在这期间，由于爱慕虚荣和贪恋金钱，我开始写作。在我的作品中，写的都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我写作的目的），我在写作过程中故意隐藏了美好的一面，把丑恶的一面展露在世人面前，我就是这样做的。多少次，我在作品中费尽心机想把我对善的追求，隐藏在冷漠甚至是嘲讽之后——这些追求是我生活的意义所在。

我达到了目的，人们称赞了我。

战争结束后，二十六岁的我来到了彼得堡^①，开始和作家有了来往。他们待我当自己人，讨好我，使我感到满足。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自己的周遭环境，就开始用作家圈子特有的观点来看作家生活，完全磨灭了我过去为改善自己而作出的努力。这些作家的观点为我奢侈糜烂的生活提供了辩白的理论依据。

我的作家同事的处世之道就是：生活会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些有思想的人是主要的参与者。在这些有思想的人中，我们这些艺术家和诗人最具影响力。我们的宗

① 1855年，托尔斯泰来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作为立功军官和文学新锐受到屠格涅夫等人的欢迎。

旨就是教化人类^①。为了不给自己提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什么，我应该教什么”，就说有一套理论能解释，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艺术家和诗人的教化是潜移默化的。

我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这种说法。我是艺术家，是诗人，我笔耕不辍，我教书育人，可我却不知道自己教的是什么。人们因此给我金钱，我便拥有了锦衣玉食、豪宅美女、社会地位。于是乎，事情也就成了这样——只要是我教的，人们就认为是好的。

这种相信诗歌之意义，相信生命之发展，也是一种信仰，我沦为其狂热的信徒。成为这样一名信徒使我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很开心。我长期沉醉于这种信仰之中，不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是，那样生活到第二年，尤其是第三年后，我开始怀疑这种信仰的正确性，并且开始检视它。第一个让我怀疑的理由就是，我发现信徒们彼此之间矛盾四伏。一部分人会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为人师表，我们传授的都是生活需要的，其他人教的都是不对的；另一部分人说，我们

^① 当时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以充当“人类导师”自诩，自认使命为“教育民众”，喜爱高谈阔论，并且盲目崇拜莎士比亚和荷马。